



牧齋初學集卷五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七

墓誌銘八

浦君鎔先生墓誌銘

吾邑自唐宋以來人才輩出而流寓亦多賢者

王處一之風節周仲美之經術陳敬初鄭季亮

之詞章流風餘韻浸淫成俗賢者之所居若此

其重也世道交喪而舊老遺民邈然不可以復

作蓋百年于此矣如浦君君鎔者其亦近世之

寓公也與君諱大冶君鎔其字嘗之無錫人也

父諱應麒舉進士入翰林官至左春坊左贊善



娶于陸生子三人而君其少子也君少穎異攻詩文楷書法毆陽率更適勁有骨法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代宮贊公屬筆札宮贊公以爲類我當是時君方少年爲秦川貴公子其托寄已絕出流俗好書法名畫及蝓彝兕敦之屬傾囊解衣一無吝惜所與游多高人辭客名僧逸民簾閣綈几焚香掃地清談竟日凝塵滿座庸夫俗子望之自遠不待閉門謝客也宮贊公歿君徙家虞山虞山多故冢遺老而君之外家爲孫氏以風流好客聞于江左嘉靖中有崑山人周詩

者客于孫氏死葬孫氏之吾谷山人少不婚宦所至以藥囊詩卷自隨孫氏子孫歲時漬酒于其墓君聞其風而說之遂老于虞山其風致蓋與山人相彷彿云君天性孝友先人生產推以予伯仲獨身徙虞山蕭然旅人也性耆讀書不意泛濫于子家喜老莊于集家喜陶韋外是則旁行四句之書手鈔句讀朱黃儼然評論書畫考正鐘鼎彝器欵識專門名家多有弗逮葛中枕杖游行山澤閒城市之中足跡可數積雪拒門突煙不起彈琴商歌聲出金石晚年教其子

世彥蔚爲名士所得東修羊一以奉君君以是能安貧味道老而不辱也天啓元年君八十有二卒之日沐浴危坐命其子簡點書冊中履若將遠適者合掌念佛端坐而逝是年之三月十九日也又四年其子將葬君于虞山之阡而以銘屬余曰先人之志也余少爲文章無所鯁避君讀而亟稱之庚申之秋余將還朝君踏門而拜曰願以身後累子嗚呼余何敢愛其荒言不以慰君也哉銘曰

世之盛也族墳墓聯朋友媿宮室同衣服如周官之所謂本俗者舉世而皆是風俗淳美士大夫澹于榮利遺民寓公幅巾談笑蓋無往而不得其所止焉今之世蹙蹙靡所騁辟地去國適彼樂土其孰適爲之主乎召彼故老徵諸閭史吾邑之傳僑寓者其將至君止乎嗚呼唏矣

張義卿墓誌銘

吾鄉趙文毅公之未沒也故雲南巡撫陳公用賓妻病禱於金碧山之神神傳語曰嘗熟趙公爲閻羅王以明年三月某日上弗可爲矣至期陳夫人果卒文毅亦沒於家其日時俱合而張

君浩字義卿者文毅之及門弟子也君力學修行博通古今以宿學碩儒自負年三十餘始爲諸生累困鎖院食貧仰屋鬱鬱不得志萬曆癸卯以病卒享年四十九沒之前數日喑不能言一夕忽語曰趙公辟我爲記室已表於上帝須命而往耳自述其七世往因在宋爲池州權守趙卯發德祐初殉義者語訖復喑越三日又曰趙公已得請矣拱坐而逝君沒家貧益甚其妻錢氏撫其孤孫履端食荼攻蓼備所不堪後君二十八年年七十五而終君初沒時錢病不知

人兩日而蘇曰見君冥府甲第中冠服都甚與爲期曰待孺子立而來錢及見履端舉鄉試而沒實崇禎四年也又四年乙亥履端舉其柩合葬於君西山之阡而謁銘于余余惟神怪之說孔子所不語而儒者多諱言之雖然以文毅之剛強正直抑於羣小而君之深中篤厚老於諸生屈於生而申於死亦理之不可誣者且夫生而貴厚者其日短而死爲明神者其報長然則爲善者可以不懈爲文毅與君之徒可以無憾也三世之事信而有徵爲文毅與君者靈響昭

灼儼然明神則世之一夫九首凌厲恣睢者度不能無死其亦可以思懼矣乎爲世教計者惟恐神道之不章也何爲諱言哉余爲兒侍先君側識君修髯長身儀觀甚偉年十六七讀書山中君僕而過余以文呼曰吾丈於今日爲絕倫于千古爲名世鄭重肅揖而去余少心易其言至今猶愧之履端又余門人也其忍不銘銘曰生無貴仕沒有神流光燾後趾厥孫來世可徵訊墓文

虞逸夏君墓誌銘

君諱時中字庸父少從景陽秦君游而與少補蔣君竝爲童子師秦君家故饒于貲風流博雅善度曲鼓琴尤喜藏書朱黃丹白開卷爛然從人得秘書多用行書好寫篝燈勘讎老而不倦蔣君尤貧不能購書人間多有之書皆手自繕寫盈箱溢几尤爲專勤君與秦君游讀其所藏書幾遍又與蔣君是正六書之學故里中言小學者繇蔣夏規言矩行儼然爲人師五十餘年余歸田訪問遺老秦君蔣君皆前沒矣獨夏君在乃備禮請與相見欲延致家塾不果又十餘

年而卒其子士瑚將葬君以余爲知君也請爲其銘自國初吳文恪公言里中宿儒有陳伯麟陸子善衛伯京鄧仲瑀之徒迄於今遂不能舉其名氏不及百年如君者豈復有知之者乎夫布衣修行白首耆艾之士國之老成鄉之祭酒世之布帛菽粟而人之元氣也世之降也宿素衰落後生小子無所師範詩書牆壁五經掃地流風本俗罕有存者鄉井若此朝廷亦然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君山嘆息于子雲文舉流涕於伯喈豈徒以其人也哉余爲夏君誌於秦君蔣君牽連書之庸告於鄉之士友以識吾憂云耳銘曰

君爲人邁叔季身人師腹經笥性孝友寡求伎壽八十闕其二癸酉卒丙子殯墳三尺土一簣作銘詩詞無媿後千年樵牧辟

龔府君墓誌銘

龔氏自唐宋以來世居嘗熟之小山國初有諱瑜者徙居大河瑜之曾孫耀侗儻饒智略起家素封耀生邶邶卽君之父也君諱用賓字國光少落落負奇氣學儒不成爲農歲比不登乃辭

於父母肇往服賈嘗自淮上抵江陰江陰令方
試士袖筆入試已事而歸歸數日江陰人夜扣
門告君補博士弟子員家人怒其誑欲歐之君
笑應曰是也君之祖卽世家產中落田不足三
百畝君四分之擇其一以養父母而推其二以
予第操持門戶稍得枝柱久之復嘆曰吾去農
而賈去賈而儒今爲儒復不足賴其長爲老農
乎盡棄所授田躬耕沮洳之地稅衣率作築場
穫稻釀酒召客縱飲盡醉歌田彼南山之詞以
終老焉君爲人峭直不容人過不爲厓岸斬絕

意闊如也又好平亭曲肅扶弱禦強人以此多
歸之海忠介公撫吳性嚴重長吏見者皆頭搶
地君謁見白屯田利害及邑胥吏不法狀昂首
抗辯忠介爲之俛首曰龔生經濟才也怨家訐
君於提學御史御史扶而遣之是日有村巫降
神走數里撫君背曰母恐事已得直君初不知
也鄉人驚相告曰龔秀才不獨能面折海都且
驅使鬼神矣君好手鈔古書尤嗜春秋左氏傳
以謂能疏通其義邑令有不禮于君者人嗾君
首其陰事君曰無庸將自及未幾令以墨敗富

人子奇其孫立本欲以女妻之君曰齊大非吾
耦也竟謝去焉其稱述經義好自引重多此類
也君年八十以萬曆辛丑歲八月卒配范氏少
君一歲先君十七年卒君卒之次年其子復澄
合葬於官蕩之新阡後三十年立本仕爲崇德
縣知縣屬其所與游者彭城錢謙益志君之墓
銘曰

龔氏五世聚族而居有唐龍朔景才表閭曰識
曰沂世乘高車卓犖府君學不純儒高視闊步
佩玉長裾矍矍良耜藹藹逢廬嘯歌長寢其樂

晏如明德之後必復其初我銘匪諛以質幽墟

龔府君墓誌銘

余與龔子立本游數年而始識其尊人仰峯君
戊午之六月立本邀余侍君汎舟荷花蕩余聞
君故游于酒人觥籌交錯糺逖促數往往能困
其坐客則亦巧爲令章以當君君嘖感曰無多
酌我君當恕老人也余少寬之則又引滿舉白
賈勇而致師酬酢竟日數告困亦數求困人至
於回舟秉燭談笑極驩而罷余退而語立本曰
子之尊人非酒人也向者之游士女駢填絲肉

亂作吾觀其振襟危坐蕭然若屏居燕處此豈
非昔人之稱夏仲御所謂吳兒木人石心者哉
立本曰吾父孝友敬恭內行淳至每聞談人過
惡輒掩耳而走嘗糶粟於人價浮一金亟封還
之信使未發爲之申旦不寐其介獨不苟皆此
類也晚年有未疾不良於行扶筴輿坐南榮偃
曝之暇與親知舉杯輒復頽然霑醉天啓丙寅
三月卒享年七十有六君諱復澄字清之祖瑯
父用賓先世具余所撰厥考誌中配朱氏少於
君一年勤勞恭儉與君媿德後君一年卒是年

十二月合葬於官蕩祖塋之次葬之後七年用
立本崇德知縣考滿贈官而朱爲孺人子三人
長立本今官南京刑部主事次務本正本銘曰
賦詩不求工資以寫真飲酒不辭醉用以全神
爲德不近名樹德不敢贏畜以遺其子孫虞山
之陽大河之濱尚其挈榼載酒以澆君之古墳

陳則輿墓誌銘

陳君於余二十年以長余少伉儷不可人意君
折輩行與游嘗語余曰里中貴人遇我多繆爲
恭敬時具酒食啗我我輒掉臂不顧公等多狎

侮人善嫚罵我顧喜從公等游不知其所以若此者何也居久之君益窮落魄不得志以死余時時念君輒省記其語君歿三十有四年其子夢鳳葬君於虞山而請余爲銘於乎余何忍不銘君也哉君諱三吾字則輿少孤貧爲諸生好訪求里中耆舊故事殘碑齧翰一一撫榻藏弃以資見聞賓筵客座遇故家子弟輒盱衡抵掌劇談其祖宗譜牒羣從姻婭坊曲鄰竝無不愕眙聳聽性滑稽多智委巷瑣碎與閭里銖兩之妍不出門屏能周知之稗官小令村歌市語雜

出唇吻閒無所差擇輕薄少年爲風謠歌曲諷切時事或譌傳出於君君亦欣然以爲能事初不曰非我爲之也然君之爲人孝友易直不牟利不宿怨知君者以爲有長者之行焉少夢前身爲寒山寺僧每避不入寺已酉春舟過寺門友人強之登焉入亡僧之室窻櫺床几宛如所夢詢其卒之日則君以生意慘然不懌而出遂以是年四月卒年五十三君之生也父方爲令客令以父之年命其小名曰五十旣而悔之曰柰何限若子以年乎更之曰百壽而君竟不登

下壽卒如命之始名君生平好傳述齊諧夷堅
怪異之事而此二事亦甚異後當有傳之者銘
曰
生無所羸騰厥口死何所傳視其友書此哀石
告永久

陳府君墓誌銘

余邑有兩明醫曰似虞周翁襟宇陳翁皆與余
厚善周翁晚而却杖徒步行里中見他醫乘肩
輿盛儻從必障面唾之曰鼠輩惡薄吾何曾見
顧愛杏如此顧愛杏者嘉靖中良醫也陳翁家

世通顯有爲侍御史及推官者二子皆登賢書
比封君矣其爲小兒醫村童里嫗篝燈扣門未
嘗以昏夜爲解長身偉衣冠遇華門圭竇僂僂
而入繩床土銚兒呱呱啼敗絮中便溲狼籍視
顛顛察乳哺腥臊垢穢未嘗蹙頰掩鼻也爲人
溫良樂易語言姁姁兒知孩笑應和人者皆捫
而近之故其所治療爲多以其所得具甘麗買
粧妝以奉老母時時效人家嬰孺啼笑以相娛
說五十餘年如一日也崇禎八年翁卒年八十
三次年九月其妻范氏卒年八十一其子啓元

調元合葬于湖田之新阡而屬余銘其墓翁之
生平爲孫順爲子孝爲兄友睦姍任恤內外無
閒言二子仕爲邑令詒書戒之曰醫誤殺一人
吏誤殺一邑又曰我有十指以餬余口無以盜
泉爲鼎養也其嚴于家訓如此錢子曰周翁陳
翁皆好行其德修君子之行王介甫之稱淮南
杜君所謂寓于醫者也周翁善金吾凌君凌老
而貧故舊皆亡匿不見周翁獨厚遇之凌每言
周翁輒泣下陳翁之鄰兒瘍而危中夜炷香而
祝曰天寧使貞婦無後乎周翁年九十三危坐
而逝陳翁享高年有賢子孫天之報施善人可
以觀矣銘曰

扁鵲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秀眉黃髮誰
無嬰攜鳩車竹馬以遨以嬉天之報之亦旣勤
止壽考令終又多男子我銘好德敬告閭史

繆君墓誌銘

君諱某父曰道山翁以孝友世其家君讀書奉
親蒔藥灌竹凝塵蔽榻道山安其養年九十餘
乃終君好西方之教病革賦七言詩如所謂偈
頌者瞪目趺坐而逝萬曆四十六年也年六十

調元合葬于湖田之新阡而屬余銘其墓翁之
生平爲孫順爲子孝爲兄友睦婣任恤內外無
間言二子仕爲邑令詔書戒之曰醫誤殺一人
吏誤殺一邑又曰我有十指以餬余口無以盜
泉爲鼎養也其嚴于家訓如此錢子曰周翁陳
翁皆好行其德修君子之行王介甫之稱淮南
杜君所謂寓于醫者也周翁善金吾凌君凌老
而貧故舊皆亡匿不見周翁獨厚遇之凌每言
周翁輒泣下陳翁之鄰兒瘍而危中夜炷香而
祝曰天寧使貞婦無後乎周翁年九十三危坐
而逝陳翁享高年有賢子孫天之報施善人可
以觀矣銘曰

扁鵲聞秦人愛小兒卽爲小兒醫秀眉黃髮誰
無嬰攜鳩車竹馬以遨以嬉天之報之亦旣勤
止壽考令終又多男子我銘好德敬告閭史

繆君墓誌銘

君諱某父曰道山翁以孝友世其家君讀書奉
親蒔藥灌竹凝塵蔽榻道山安其養年九十餘
乃終君好西方之教病革賦七言詩如所謂偈
頌者瞪目趺坐而逝萬曆四十六年也年六十

有四娶於顧先君七年卒天啓三年合葬於虞山君之母吾外王父之從孫女君與余皆顧之自出也銘曰
死生大矣彌留之時孰能言笑如旅告歸生而爲善死則考終吾言若此以銘幽宮

王府君墓誌銘

嗚呼天之生斯民也其將使之蝗梁黍藿居室封已而自爲乎抑亦欲其有補於斯人也古之聖賢勤身以憂世如列子之所云天民之窮毒憂苦危懼遑遽者其不自爲而爲人也天之所

使也若夫百年之閒一介之士有離立崛起而食報於後者亦必其爲人太多自爲太少者也當其經營拮据之時途窮而道廣智蹇而願奢家無擔石妻子凍餓而恒思三族之人待以舉火窮年盡氣欲奮臂以與造物爭天雖閔之必重困之重困之而不已則天又不勝其閔時至事達若交手而相報焉北山愚公之謀平山也河曲之智叟聞而笑之操蛇之神告之於帝帝感其誠而遂焉繇此觀之世之所愚未必非智世之所智未必非愚也而封已自爲之徒矜其

目睫之智欲以沮止天下之爲善者而唯已之從可不謂大愚也哉君諱嘉定爲吾邑甲乙族有顯宦而君獨以孤貧起家計君之生平復先墓僦故廬養孤嫠振危急凡所奮臂而爲之者未嘗操奇贏權緩急量其力之可否以故舉事輒大困少與其配陸孺人典衣縮食黽勉有無孺人沒生計益落則仰給于子錢家償以倍稱之息閒嘗仰屋竊嘆人謂君且悔是矣而君顧爲之益力蓋君之二子皆有雋才君之勇於爲人窮老而不已者以有二子也天啓甲子仲子夢鼎舉於鄉君年六十一矣又三年丁卯伯子夢鼎亦舉而君以是年八月卒又八年崇禎乙亥仲子旣舉進士出宰烏程歸而與伯子合葬君夫婦於北山之新阡而謁銘于余嗚呼君之所爲窮遠託太落落難合世之爲智叟者孰不環而笑君且用以爲誠而君顧不自悔而爲之益力而卒以食報於後君之爲人則已太多矣其自爲未可謂之太少也君之父夢神人詒之兩鑪曰以是爲而孫遂以名其三子君之爲善不已而食報於後神相之矣操蛇之神之告于

帝也固曰懼其不已也夫爲善而不已神將懼之又遑恤夫環而笑之者乎如君者斯可以立教矣夫銘曰

君之喪母牆翬敝穿吊者二人足音蛩然今之葬君冠蓋至止柩車首塗觀者罷市累累先壠兔穴狐丘負畚荷鍤保此一杯菴彼新阡開道樹碣旁置萬家中有雙闕詒而孫子告以兆語鼎鼎及堯帝用錫汝勿謂善小天鑒在茲大書深刻著此銘詩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五十八

墓誌銘九

陳孺人張氏墓誌銘

應山陳愚字元朴故楊忠烈公之友也元朴少與忠烈結交以其女妻忠烈之長子之易忠烈被急徵元朴攜其壻閒行荆鄖吳越閒過余而泣曰親在不許友以死吾兩人皆有老母其若文孺何文孺忠烈字也元朴旣除母喪率忠烈二子謁銘于余已而稽顙涕泣以母之誌爲請今年之易書來曰婦翁自公車罷歸抱病且死

遺言以其母及吾父之誌爲囑再三鄭重而卒
余發書悲不自勝泣下沾襟蓋余有母之喪亦
將禫矣初忠烈爲嘗熟令語余曰子不可不識
吾元朴元朴亦以忠烈知余遂定交于長安邸
中當是時余方少年豪舉元朴面目稜稜有不
可犯干之色見而知爲端人正士也及忠烈官
省垣余在史館皆侍從近臣而元朴老于公車
余兩人每慰勞元朴不以不第爲元朴憂而憂
其無以將母未嘗不相對閔默也忠烈被禍元
朴傾身經紀其家邏者交跡于門母告元朴曰

汝不記與文孺升堂拜母之日乎文孺爲忠臣
汝能爲文孺死斯爲吾孝子汝勉爲我自力汝
以我故負文孺我亦無用見汝矣元朴跪受教
屬其二子而行余閒以白吾母且言忠烈母妻
譙樓露宿狀吾母爲泣數行下也天啓六年七
月元朴母卒崇禎元年忠烈之繼母卒余再罹
黨禍杜門養母又五年亦至于大故元朴歸楚
聞吾母訃爲之噉然而哭而今元朴亦死矣嗚
呼十餘年來死生患難如旋風怪雨三家母子
六喪其五獨余頑狠儉生視息天罰以不得卽

死之苦其欲久居此世者何也孺人姓張氏貴州府學訓導陳公諱一極之繼室也訓導之爲人端方質直不愧古孝廉而孺人與之媿德妯娌八人皆富貴家女裙布操作與之游處無閒言撫訓導兄弟之子如其子兄子無賴謀要元朴殺之孺人亦無違言元朴束修自好人曰真孝廉亦稱其母曰孝廉之母也享年七十有六生一子卽愚萬曆己酉科舉人孫男女共若干人以某年某月附于訓導某山之阡銘曰子不許其友以死母許其子以死忠臣良友賢母孝子嗚呼斯銘庶幾久而不泐者恃後之有良史也

秦母錢太宜人墓誌銘

無錫秦君垆葬其母錢太宜人手疏其內行而謁銘于謙益謙益讀之仰而思俯而慟客曰何慟也謙益曰吾有慟于吾母也甚矣太宜人之似吾母也謙益之述先太淑人也其德有七曰順莊貞勤儉仁慈秦之述太宜人也其德有十曰恭敬誠孝慈仁正勤儉介比而觀之無弗同也述太宜人孝而誠也旣饋而公姑交賀華

孺人歿事其舅蘭湯公盡解衣裝以供腆洗歸于秦十三年事其父真定公與周恭人晨夕在左右也周恭人病剗股肉以療之里中稱孝女焉吾母之孝而誠猶是也述太宜人_之敬也生二十年而歸奉直公歸三十八年而奉直公歿奉直公讀書負大節流連文酒不事家人生產太宜人朝齋暮鹽黽勉_之助數踏省門不見收從容慰藉閨閣中宛如賓友奉直公歿訓其二子言稱先君十八年一日也吾母之敬吾先君猶是也述其仁則宗婦之惇嫠者比屋而炊臧

獲之貧窶者分羹而食述其貞則言不出閨闈足不出廳屏目不觀優舞身不近巫尼述其勤儉則少而操作老而執勤寢門之內機杼軋軋然刀尺琅琅然也不耀珠翠不施薺澤陳衣之夕醢醬猶在閣裙布猶在桁也吾母之貞仁勤儉猶是也以言乎太宜人_之慈其似吾母也滋甚秦君之述太宜人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四年謙益之述吾母也曰置于懷者五十有二年天下之母有慈焉如二母者乎天下之子有五子者乎秦君以

休沐歸養謙益以罪免歸養二母之安之一也
秦君之養其母也長筵版輿班白稚齒雍容燕
喜以終其天年猶愾然有風停樹靜之悲而况
于幽憂兇懼以壯子累慈母如謙益者乎又欲
其以未死餘息強顏而志太宜人之墓不已過
乎嗚呼河上之歌同病相憐秦君之念母與謙
益之念母一也因秦君之請敘其母之令問淑
德以昭管彤而吾母之生平亦得以附見焉詩
有之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不獨以昭秦母之
賢亦可以徵其子之錫類已矣太宜人之先出

吳越武肅父曰真定守諱某母曰周恭人嫁秦
君諱某誥贈奉直大夫福寧州知州生二子長
垞壬戌進士今官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次坊
貢士孫男七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三人庚辰
某月祔葬于奉直公軍將山箬塢之新阡銘曰
自劉子政之傳列女有母儀婦道賢明貞順之
目而後世之述婦德者相沿而未已我稽錢媛
及吾母氏婉婉德音上配圖史猗嗟秦母幸哉
有子福壽康寧考終哀死小人有母未嘗甘旨
驚憂辱親志士所恥嗚呼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執筆而銘秦母之墓終古之慟沒世而已矣
誥贈宜人陸氏墓誌銘

萬曆閒長洲文文起以孝廉特聞與其妻廬居
於竺塢三十八年四月文起下第歸而其妻卒
九月權厝於竺塢之丙舍文起之甥今詹事姚
君孟長爲之狀而其友故職方劉君靖之爲之
銘皆曰真孝廉之妻也後十二年文起以狀元
及第又十年爲今上之五年文起輟講筵奉
使過家改葬宜人於新阡於是文起不遠百里
謁銘於其友錢謙益且曰吾妻歸我凡二十三

年首不耀珠璣之飾身不御紈縠之衣嘗欲易
一故藤枕須五十錢無從辦而止妻處之怡然
也疾革屬以嫁時衣歛且曰無美木無厚葬念
我貧也今茲之葬也有宜人贈有孝婦之褒
天光下賁綽袂歸然庶可謂備禮矣撫今而
追昔吾能無腹悲已乎吾妻少讀書識道理其
生平尤知文章爲可貴吾探其志雖歿而奉
天子之愍綸其終不能忘有道之一言也吾是
以有請於子子其勿辭謙益曰宜人之行不可
以一二舉舉其大者以衛輝公爲之舅而廟見

之訓詞奉爲師保易簣之夕始啓篋衍而出之
也可不謂賢婦乎以文起爲之夫而閨門一相
助儼若執友似續之計至脫簪珥以圖之也可
不謂令妻乎吾徵諸文起又徵諸其甥與其友
其可以示於今與後也亦明矣而何有於余言
乎雖然宜人_之於文起非猶夫人_之夫婦而已
靜之所謂天作之合以相文起者也相_之於鴻
鵠未孚之日迨其毛羽豐矣六翮成矣中道弃
之而不及見其遐舉此文起之所以腹悲而未
已也若宜人則知其夫爲孝廉而已知其爲孝

廉之妻而已文起_上第官禁近宜人曰吾知
吾孝廉而已浸假而化權叅大政宜人亦必

曰吾知吾孝廉而已惟文起明允正直以道事
君批鱗指佞後先一節宜人必听然曰此真竺
塢文孝廉哉宜人_之相文起蓋夫婦而朋友者
禽息之精陰慶而鮑叔之冤默舉我知其亦若
是則已矣孟長_之狀靜_之之銘固曰真孝廉之
妻也余惟有謹而書之以昭於管彤而已其又
何加焉文起拜手曰唯唯宜人姓陸氏鄉貢士
再閨之女卒年三十有九文起名震孟今官左

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衛輝公諱元發仕
爲衛輝府同知其上四世皆有名德載在國史
宜人生一女嫁舉人嚴棻子曰秉太學生宜人
沒時秉甫匝歲宜人所置側室生也文起又舉
一子乘及二女皆在宜人沒後其葬也以四月
之六日銘曰

有二美玉判而中兮
鎮圭服御大君五采
五就縑籍續紛一爲蒼壁以禮天神神旣降止
乃瘞乃焚雖則焚瘞不隕孕尹竺塢之阡玉符
魂魂後于斯年鬱蔚慶雲

封太孺人趙氏墓誌銘

封太孺人趙氏贈文林郎慈谿縣知縣李府君
諱可教之妻工部主事逢申之母也其卒以天
啓七年二月年八十八其葬以崇禎八年祔府
君之墓趙爲松江甲族其父母愛憐長女不忍
遠嫁故府君受婚於趙氏之室及趙生二子太
孺人趣府君曰可以歸矣趙富而李貧太孺人
安之恭柔專勤以爲婦妻其舅曰吾婦若習爲
貧家婦者其姑曰吾婦也乃若吾女其妯娌諸
姑皆曰吾女兄弟也府君教授生徒歲致修脯

太孺人紡織佐之使有中人之產以安其子於
學卒以成名逢申舉進士出宰慈谿太孺人誠
之曰人知母之慈不知母之廉天下有慈母而
褫子之衣奪子之食者乎母慈則必廉官廉則
必慈汝勿謂不習爲吏以我爲師可矣逢申視
事箠楚稀簡太孺人喜出而迎之屏內微聞呼
晷聲則否逢申每以此爲候逢申罷慈谿歸色
養太孺人者二年而太孺人沒及官工部以數
言事觸扞世罔遺書問銘于余自傷爲子無狀
不得大葬太孺人也余爲之黯然傷悲嗟乎世

之惡子冥狠遺老母憂固有如余者乎才如逢
申猶自傷爲子無狀不能自解免而況於余乎
又況欲以余之言解逢申之悲而慰太孺人于
地下乎余于太孺人之德不能以徧書書其爲
婦爲妻爲母及其訓詞之大者以示永久若夫
君臣母子之間身世無窮之恨余與逢申不能
自解免者茲石可泐茲文可朽悠悠終天曷有
窮乎銘曰

教慈訓廉兮六載於慈昭我管彤兮百世之師
子孫駿發兮福祿鼎來鬱鬱佳城兮安寢埃之

贈孺人黃氏墓誌銘

封戶科給事中姚君之典之配曰贈孺人黃氏黃氏世家歙之黃川與姚爲比鄰孺人少孤及笄喪其母歸於姚不及舅姑事其夫子嚮言指使若嚴上然君病瘥惡藥孺人跪床下手捧藥盃進之其恭順如此君僑居淮陰游學廣陵之白沙孺人免身生一男子眩運悶絕移時而卒萬曆丙申八月二十二日也年二十八卒三日君負笈來歸帷堂儼然瓦燈青熒以爲孺人猶在蓐也後一年丁酉君舉於鄉明年十月十五

日權厝孺人於歙之祖塋後三十年崇禎戊辰孺人所乳兒思孝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又六年以戶科給事中覃恩封父如其官而母贈孺人思孝奉使節還歙焚黃墓下而爲文以告鄉人故老聚觀傳誦相與欷歔流涕以爲美譚而思孝之志不但已也奉其父所述事狀詒書謙益俾志其墓思孝之祭文曰子以戍生母以亥死是以子之生趣母之死也死者不復生生者不速死是以母之死貫子之生也傷哉斯言其有能爲思孝解者乎嗚呼吾母之棄養也十

年於此矣以終天之痛言之吾母之棄我於艾也猶姚母之棄其子於乳也其短與修無以擇也吾母之生也不獲安其子一日之養端禮之碑同文之獄洵洵者垂二十年殆不如姚母之安寢於巨室也思孝諷議瑣闥抗論殿陛爲天子之諍臣其所以榮其親者未見其止也而余也爲僂人爲惡子乃欲以不孝之辭慰孝子之思而解罔極之慕不已慎乎無已則爲敘孺人之存沒與思孝之所以毒痛念母者以質於幽窶以傳於後世而并及余之所以媿不能文

者庶假辭以告哀銘曰

夫存婦逝圭御而璧瘞母隕子孤珠產而蚌枯天胡不食帝用申錫有光熊熊我銘幽宮

封安人吳氏墓誌銘

故禮部儀制司主事武進鄭氏諱振先字太初與其子翰林院庶吉士鄧皆弱冠取科第又先後以抗疏敢言顯名天下而吳安人者儀部之妻鄧之母也儀部官長安鍵戶草疏安人從夾窻窺之端坐奮筆須臾張嘆曰夫子其將有爲也出而告之曰夫子無辟我我爲弱女時諸

父學士公以論奪情拜杖血肉狼籍私心已知壯之其敢違夫子之志乎夫子勉之脫有不測老親稚子乃吾事也疏入謫求寧尋中考功法荒邨小築夫婦偕隱以終其身儀部盛年貶謫能無居隱畏約爲萬曆完人安人有助焉鄂舉天啓二年進士入史館未踰年亦抗疏歸安人喜謂儀部幸哉君有子矣逆閹之難作急徵考死者相望安人曰無恐將自及已而戒鄂曰蝮雖死其螫猶在子無謂閹敗可安枕也安人生五歲通孝經列女傳其父簡討公以謂非凡女

才儀部而歸之事其尊章以孝相其夫以勤以廉教其子以學字其庶出之子以壹而至於忠孝大節凜然不二讀書通理沉幾遠識則學士大夫有弗如也蓋嘗論之神宗之世以廢籍爲苦海譬如寒宵噩夢纏綿淹抑能使人精銷慮耗而安人之夫妻處之裕如當此之時養其末節不傷其暮氣爲萬曆之臣於是乎有終矣熹宗之世以鈞黨爲死府譬如震雷暴雨錯選旁午能使人心悸魄奪而安人之母子處之疑如當此之時違其氛祲不害其朝氣爲崇禎

之臣于是乎有始矣伯宗之妻之致戒其夫也善矣然猶有智名焉豈若安人之遂其夫之志乎范滂之母之無恨其子也賢矣然猶有俠心焉豈若安人之安其子之節乎夷考安人之終始君臣之際夫妻母子之間可以觀可以風矣又豈徒閨門圖史之故也哉儀部與安人晚而信西方之教捨居第爲寺柴門蔬食然燈相向如所謂淨侶者儀部以崇禎元年卒四年九月十八日安人病革自起盥漱誦楞嚴呪呼子女續之而逝享年五十有九安人之父翰林院簡

討諱可行其諸父翰林院學士諱中行事見國史子五人鄆邾邾郟邾邾皆庶出女五人將合葬鄆具事狀走虞山請銘于謙益謙益方有母之喪拜而辭焉至于再至于三鄆曰丙丁之交竝遭閹難互以老母爲託公其忍忘諸乎嗚呼閹旣敗謙益不知戒懼再罹網羅以憂吾母馴致大故誦安人戒子之語有深痛焉敢假茲石以告哀遂哭而受命銘曰

維崇禎六年某月甲子孤子鄆啓先君之墓附其母氏忠孝賢明夫妻母子萬曆終崇禎始吁

嗟刻石信青史

誥封恭人顧氏墓誌銘

恭人顧氏故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黃公諱時雨之妻十三而歸十五而成婦七十而卒萬曆某年某月也天啓某葬于某地祔其夫之阡叅政公少食貧恭人朝齋暮鹽辛勤欣助叅政公舉進士官刑部郎出守惠州歷官藩臬恭人皆從官舍蕭然內政肅穆養其舅姑甚孝姑之沒也叅政方上公車帷堂附身悉合禮度事其舅至于篤老洗腆之奉晚而益勤叅政公六子

而第五子庶出也家嘗被火恭人從烈焰中出而復入以幼子免恭人卒幼子哭之慟曰失吾母吾不生也未幾亦卒余讀周南之詩所謂爲絺爲綌采采芣耳者皆尋嘗閨闈女子之能事而詩人咏而歌之先王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豈非以其克相內治有助于王化也哉叅政公起孤貧爲顯官恭人恭儉專勤經緯孝慈有相之道焉斯亦詩人之所歌而女史之所傳也與叅政公於先人爲友而余與其諸子游最舊乃爲銘曰

士生窶貧以有車馬如木扶寸至于拱把天既
生之亦有相之黽勉室家聚鍼蓄絲匪勤匪職
匪共匪德匪孝曷承匪慈曷植婉婉恭人實相
黃公令妻壽母賢明考終蜿蜒龍山萬木如茨
往從夫子爰契初龜

徐孺人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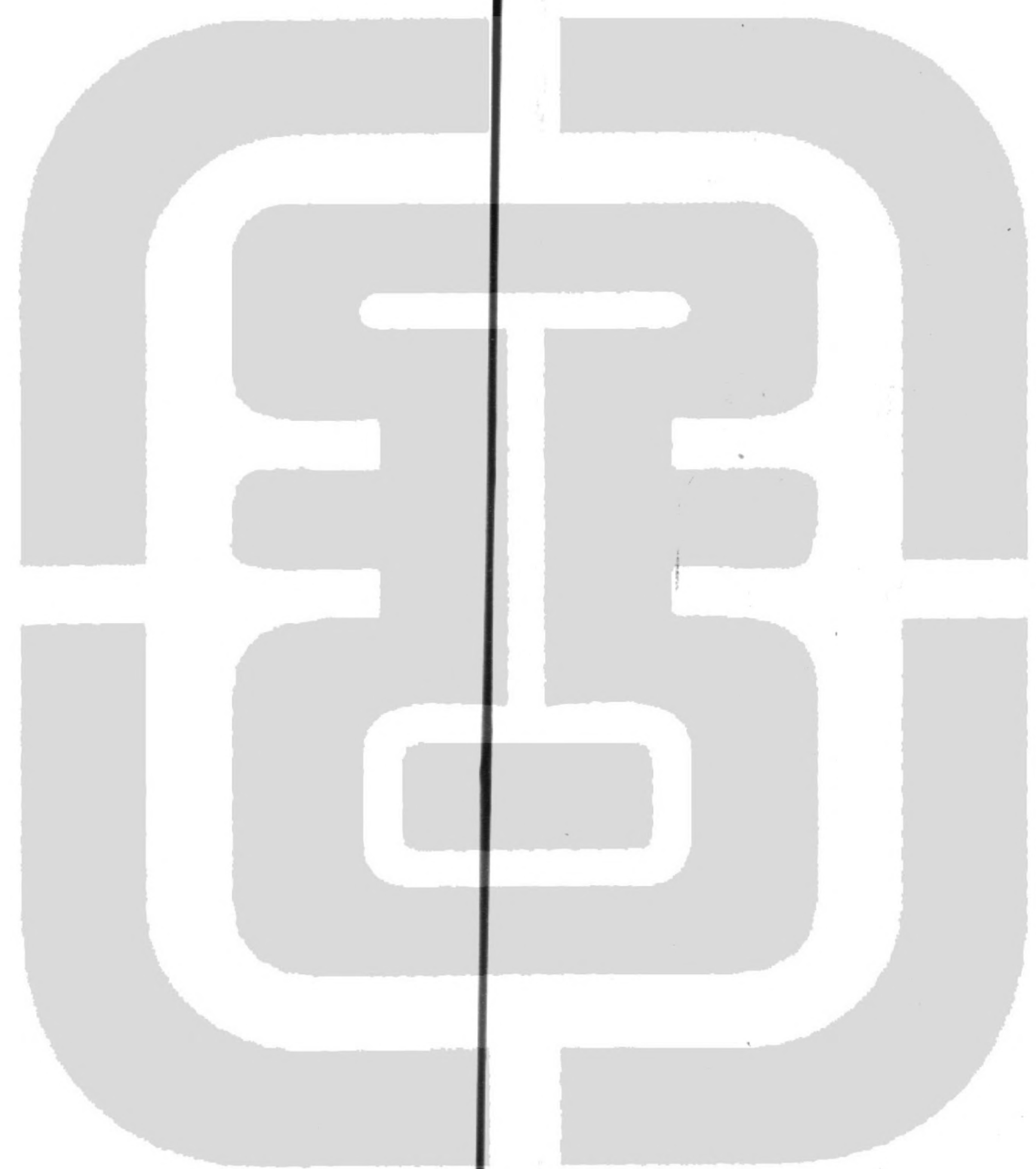
孺人徐氏父諱佶母周氏嫁錢氏夫諱某故工
部侍郎諱恪之從孫女而江西叅政贈光祿寺
少卿諱泮之婦也光祿備兵漢中孺人歸於我
錢氏方貴盛孺人裙布操作無驕汰之色光祿

死倭難風雨漂搖家計零落孺人哀以喪其舅
勸以相其夫黽勉以教育其子孫以一婦人操
持門戶逾三十年子若孫皆死於諸生再世不
競而家聲不墮於光祿時孺人力也卒於萬曆
辛亥年七十有六子某先卒孫顯忠亦卒於是
孺人久未克葬今年十二月諸孫卜日襄事而
抱顯忠之遺言請銘於余嗚呼可哀也已余少
則聞里之先生故老稱工侍之賢必推本其父
敏叔之家教敏叔之先避亂居吳猶行喪禮以
勸俗敏叔服習舊德又叅以臨川陸氏浦江鄭

氏之家規每晨朝其家人婦子訓之以肅睦聳
之以善敗皆相與傳勅教誠而後退故其家之
婦女皆有儀法如孺人者其流風餘俗久而不
替蓋不可誣也嗚呼世德不衰而珩璜之節圖
史之教其不著於閨門久矣以徐氏之教家者
推而行之先王之治其有興乎今之君子塗飾
一切急功利而緩教化競邪侈而薄廉隅國多
罷民家鮮淑女園土之聚不恥而罪隸舂槩之
刑相望職此之故嗚呼憂世者其可視爲細故
乎余故於孺人之葬表揭其先德而系之以銘

銘曰

泉豈無源木則有芝義門之女蔚爲母師煌煌
管彤千古爲儀昧昧我思銘以昭之



物齋集五十一

